

舊五代史

冊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至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爲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

顧命以少帝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

國使喬榮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為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

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鄰

為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

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嘗

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遣使汎海構

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

大駭親帥六師進駐瀘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

眾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

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眾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

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

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葢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加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

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

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費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

止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

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

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

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

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繫焉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

延廣曰不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為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
 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
 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儉巧善事
 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
 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為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
 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鑱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
 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
 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

東都事略管居潤嘗為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

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

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

流阻風帆裂桅折衆大懼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
 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為皂隸寶卒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
 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彥韜為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

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子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快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遷彥韜從行洎至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効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安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安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

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于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

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

希崇曰俟明日首

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旣醉悉投于灰穽中斃焉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

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人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感

者也

歐陽史贈太師

希崇素朴厚尤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

寒感暑必儼具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候盥

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懷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象

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

王庭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隼視暗鳴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檀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允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允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契丹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允俾鎮中山

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三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為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

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

光初為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

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

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尋

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

義成軍節度滑蒲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案陶穀

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匡翰剛毅有謀略

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陶穀碑文云齋壇

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

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于隱奧流輩或戲為史三傳既自端謹不喜人

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詔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太保子彥容歷宮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

梁漢顥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于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于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顥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顥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顥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

太保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很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甲兵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礮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召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

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義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于馬前步鬪有功莊宗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與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洎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遇暉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

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防禦使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留後踰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韜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上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鄧人爲

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沒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卽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號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賊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于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鞫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于家

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廩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卽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兗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略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覩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于牙門云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

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刃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刃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逮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于公庭列大鼎烹肥豕割載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褰領裒而納之者旣沈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

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轝祕尸而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很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于精舍之下至轡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勳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于強敵卒使邦家蕩覆寓縣丘墟書所謂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旣負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于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蓋以勳以親咸分屏翰惟萬進之醜德又何暇于譏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考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迴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瑩迴國使通鑑作迴國
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魯居濶傳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
洛赴難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
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
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
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抵名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
時而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

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為其所取乃復除靈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

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王庭允傳累歷貝忻密瀘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不載相州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 案從璋為河中節

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

據此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從鎮河中時不應先稱為太傅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楚新錄馬希範入覲塗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

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

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

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

數百縑維翰大性明惠善詞賦春諸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

怒拂衣而去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洛陽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

賦以見志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

管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

第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為書求

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

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鑑趙德鈞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主云若立己為帝請

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請帝聞之下德鈞兵尙強范延光在其東又

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

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且素蓄異志按兵瓦觀變非以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

不忠不信畏大國之疆且素蓄異志按兵瓦觀變非以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

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

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

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

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

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取也跪于帳前且至暮涕泣爭之

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
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光
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
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
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

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旣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遂納焉而致于朝旣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蓄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或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

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萬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強威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卽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敝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

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雷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貸于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

將帥擅權武吏武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卽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鑿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裨補或希于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

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

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契丹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爲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卽以衣帶加頸報契

丹主維翰自經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爲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塤爲秘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

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兩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

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

且背叛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
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
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
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

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

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旣集忽夢神召于前亭

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卽位

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署管記

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

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

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

夫兼吏部尙書判戶部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羸纒隨幕人

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

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

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威爲招討都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効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爲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己所置者可歸本直卽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

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閱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暉弟暉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暉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暉構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莊宗卽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閣門白舊

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

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本殿士

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

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

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攻具奏其數及命賞軍

甚愆于素通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

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帳籍條奏其

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吏民相與

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

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又詔為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

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

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

疾乞休致契丹主授昫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
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為僧輟衾袍
以温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馮玉

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

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即玉之妹也玉既聯戚

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為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

郎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

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

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

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且請引送玉璽于契

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為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

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于蕃中

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

馬承翰素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為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

聞其名辟為從事及即位命為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

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目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寮秉轡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旣北行鵬亦尋以病卒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構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撥歿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爲此也悲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簣于絕域終歸柩于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昫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歿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考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考異云彥澤既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費財盡爲彥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

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考證

考證中太尉 案通鑑卷九十九

書太尉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通鑑卷九十九 案通鑑卷九十九

舊五代史卷九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字翰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

事燕帥劉仁恭為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

其城升在禮為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害守光子繼

威復為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

歸太原同光末為効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

晟為帥晟不從為眾所害攜晟首以脅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

二月六日引眾入鄴在禮自稱留後

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瀕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棣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

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

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

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與唐尹旣而在禮將皇甫暉

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

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

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

入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

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

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

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

以契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

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

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爲妻禮

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

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

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

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鑠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高祖卽

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

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尙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與復功臣移刺郢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

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
城州兵纔千人兵馬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旣
盛人情憂沮全節乃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
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
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誼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
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橫海
軍兩使留後高祖卽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移鎮安
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
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宋城大敗
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
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
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

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襪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威爲恆州方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恆州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恆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

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唐革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命筠爲兩使留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環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于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納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

樂飲饅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弟錢

錢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福中兄筠爲大梁四鎮客將錢自海州省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錢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九國志明宗即位忿闔豎輩怙勢擅權先勒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衍之行裝復爲錢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四

魏王打球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

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爲使
允之錢密賈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
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
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
因憤惋成病而卒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于大家之上忽有黃
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臥見二鷺相鬪畢各銜一錢落于
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祕于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
恠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
甚耶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温琪貴官至檢校
尙書温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温琪爲供奉都
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
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温琪非常人遂

匿于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旣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旣而溫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旣平命溫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

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温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廨舍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安崇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旣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

使吳越迴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輅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期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贈太傅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至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

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授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契丹主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尙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

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卽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磁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旣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蠻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

及卽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胸達腋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邱使我棲魂于所理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効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卽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尙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

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尙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

高祖

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

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覩

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尙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卽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尙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弈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

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
 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
 從魏王繼岌伐蜀為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
 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
 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為人臣而有二
 心可乎乃斬其使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洎
 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

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歲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
 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珣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為邊將德珣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為偏
 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
 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
 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
 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

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琬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
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
之廉者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
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
都指揮使遙領宣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
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
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
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
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
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仁遇並歷內職

宋史

仁朗以父任
西頭供奉官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歎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尙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鄴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卽位擢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

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卽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旣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爲累可不誠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祇預宗城之戰功旣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溫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燾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考證

晉列傳五趙在禮傳推指揮使楊晟爲帥 楊晟歐陽史作楊仁晟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

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衛

疑有脫誤

時有涇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爲左驍衛上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溫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

太保 案歐陽史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温字伯玉兗州瑕邱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軍為赤甲都官健

玉堂閑話知温

少年與外弟徐某為盜于兗鄆之境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鎮好博

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

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温夕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

駟復入城鄩乃擢為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為克和軍使知俊奔

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為馬鬪軍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

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

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

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温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温滑州兩使

留後天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卽位詔充北面招討屯于盧臺軍以盧文
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
知溫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
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
知溫下詔于鄴盡殺軍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
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
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墨纓卽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
文陽越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
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
歸葬于瑕邱詔立神道碑知溫性羸獷動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
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寮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于杯盤間以
白刃相恐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知溫徑赴洛陽申
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

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顏行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尙不卽進獻耀兵于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温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爲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鷲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卽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

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安重誨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

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

通鑑建立奏重誨專權來入朝面言其狀帝召

之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

年出為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保致

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

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為政嚴

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為王

塚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尸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贇及從事一人報其

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即位再為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

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

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

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為上黨

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

建立卽召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尙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榆社其岡阜重複松檜霽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數千匹于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濬以人情不協慮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温池權稅等使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于改移明宗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貳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

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懵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得隸唐明宗麾下彥威性善射頗諳兵法明宗愛之累歷藩鎮彥威常爲衙將所至以謹厚見稱明宗入立秦王從榮鎮鄴都以彥威爲護聖指揮使從榮判六軍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

使高祖卽位尤倚彥威卽拜爲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

通鑑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

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奏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移鎮宋州

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集丁夫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隄成滑人賴之遷西京留守歲饑彥威開倉廩賑饑有犯法者皆寬貸民免于流散彥威之力也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釁授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率家財佐軍人稱其忠開運中卒贈太師彥威與太妃爲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自以爲言及卒太妃與少帝臨喪人始知爲國戚聞者益重其人焉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以任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攜妻子囊橐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卽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

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污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

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卽遣迫之使墨纒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

楊劉城

九國志焦彥賓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卽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軍梁

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

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絕糧

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同光

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

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

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

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

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及違疾夢焚旌旗鎧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回鶻別派隨沙陁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于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弟

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尙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充安義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于巾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旣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李頌陳州項城人卽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爲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留頌爲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頌遊處甚相昵狎光啓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頌父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頌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歸己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頌總之以宿衛爲名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頌檢校尙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頌預其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召頌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卽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十制贈太師頌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頌走歸梁朝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于內侍省卒焉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焉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卽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迫彥饒爲之彥饒

給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略遷節鎮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害卽率其部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羅周敬字尙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爲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尙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尙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祕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尙梁普安公主旋移光祿卿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紹威嘗

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卽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卽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卽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考證

晉列傳六房知温傳及末帝即位知温憂甚 案歐陽史作愍帝出奔知温乘

間有窺覷之意與是書微異

王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靈武兵馬留後韓濬 韓濬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為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

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

年次年為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靈武甫匝歲而重

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

負朝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

寧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

李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 案宋史張從恩傳晉祖鎮河東為少帝

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晉書張從恩傳

張從訓傳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考證

晉書張從恩傳

張從訓傳

張從恩傳

張從恩傳

張從恩傳

張從恩傳

晉書張從恩傳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八

列傳七

姚顛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顛少養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顛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穫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顛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顛因爲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

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顓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卽位講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顓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顓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戶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顓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旣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克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克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于克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給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卽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

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于汾晉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恃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寃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奸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賫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于北陞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卽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祕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風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祕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祕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汴恆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尙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尙書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于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卽位授吏部尙書改太子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後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

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爲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園爲真定尹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明宗卽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閭至俱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尙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于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旣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保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爲河南少尹

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祕瓊之亂時貯于衣笥為賊所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為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裴皦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為望族皦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為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為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皦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皦皦喜為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維翰嘗私見皦皦不為迎送人問之皦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聞者以為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春擢進士第及閔帝卽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遠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尙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爲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閒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

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遠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卽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卽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尙書右丞判吏部尙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六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清河人也曾祖緡爲唐宰相祖祇德國子祭酒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部尙書

贈太傅父顥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

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祕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北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尙書左右丞國初以戶部尙書致仕自襁褓迄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戚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尙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諡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

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尙書左丞禮部尙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尙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尙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責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遙卽鸞閣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卽鳳翔之冊使纔回旣續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韓暉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達代州刺史暉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暉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暉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卽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

至洛陽轉尚書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祕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內憂服闋授戶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于龍興寺時年六十餘

李懌京兆人也祖襄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懌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考證

晉列傳七姚顛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爲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爲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趙玉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

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導傳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

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 案歐陽史作潞王

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與是書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與是書同

鄭韜光傳父顥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是頤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案通鑑攷異

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

命兵部尙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

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

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九

列傳八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祕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卽帝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旣登極欲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

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
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受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
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于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
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
會覆試進士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
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
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
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
拜兵部尚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
使未幾移鎮滄州入爲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
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
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

太師諡曰文忠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請諡下太常議諡曰文忠

子十一人惟第六

子瓊仕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文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爲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爲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讌于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剝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爲記室末帝卽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閱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

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祕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遠者則邈在天表曩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

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致也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卽位擢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工部尙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尙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于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喪事贈太子少保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稅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稅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尙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稅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稅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

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稅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榆有隱德好釋氏閒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比及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宏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曾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及登極遷尙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時

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

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

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修之未晚

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

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羈祖蟾父絢代襲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

離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辭為從事國珍常以文章

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為左拾遺累遷至尚書郎每與人交傾財無

恡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銜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為

縉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常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于嚴陵上表敘

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

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詰閣門連

疏論張彥澤不報

又求為御史中丞時宰政不復為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

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

爭不行眾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為山陵使及靈輜既發國

珍上疏言馮道既為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

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為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快違疾

而卒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晟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祥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賊朝廷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祕書監

趙熙字績巨唐宰相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祕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

入汴遣使于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受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于衣

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

駱從朗通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儻殺從朗百姓相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識者傷之

李遐兗州人也少為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尚書庫部員外郎高

祖即位以皇子重义保釐洛邑知遐強幹有守除為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

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羣逆遐

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為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

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闋與官

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就其舊業賜牲幣繇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

冬不釋管屨期不變倚廬制鬲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為保

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案以下有闕攷宋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

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唐清泰中為光祿少卿退歸秦

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洛卽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服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

鄭雲叟本名邀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恆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服一哭而止時惟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畫

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
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
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
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
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賫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
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
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緡
以爲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
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于雲衢者豈獨豐沛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
會興王亦可以取貴于一時如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于國珍之讜直仁愿
之友悌趙李二子沒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遯足
可以柅奔競之風激高尚之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舊五代史

卷九十三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晉列傳八盧質傳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李專美傳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祕書監

除尙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稅傳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兄榆 榆新唐書世系表作榆

薛融傳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鄭雲叟傳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爲道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善士分送卷六十三

善人分送山 洪福聖安社人史蓋孫士

再聖史粉本南臨入出 兼福聖安社新撰台編入

一 續編年六十 兼福聖安社新撰六十

一 續 前 續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一 續 續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一 續 續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一 續 續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一 續 續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兼 福 聖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一 續 續 善 書 卷 末 兼 聖 社 錄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

列傳九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爲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爲小校每
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爲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
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邱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
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
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
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嗔目謂曰
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爲
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
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洛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

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

汝汾金四州刺史

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面戒汝州刺史萇從簡爲其貪暴

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

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爲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末帝數之曰人皆

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末帝釋之清泰

二年授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

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

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

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

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

歷州鎮凡十餘所在豎棘于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卽加鞭笞或至

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

遇疾請告尋卒于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爲

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間道馳奏于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

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

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

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

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

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爲

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

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偕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

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爲節鎮以環爲節度使

久之入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面的行營步軍左

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

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契丹入汴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閒

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于洛慮環有變乃

害之盡取其家財

通鑑云晞疑環搆其衆逐己使牟翰殺之

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

至以聚斂為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
 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詣環白牙校餉斂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斂本幾脚
 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斂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為潘斂脚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為小校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
 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
 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除趙州
 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廷光于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
 丹戰于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
 入汴命遙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洛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
 駐兵士迫請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為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眾萬餘
 于僧眾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為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
 以其眾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賊眾敗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
 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眾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

通鑑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

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
訴于契丹契丹殺之
及劉晞南走許州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

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

子領眾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眾遂潰通鑑攷異

引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眾于洛南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河陽

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為帥尋為行德所害

何建其先回鶻人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為小校建少以謹

厚隸于高祖帳下以掌殿為役及即位累典禁軍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遙為奉德馬軍都指揮使

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

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數年之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論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

間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九國志云皆以廉儉簡易稱累官至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

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其主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

主累擁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于契丹乎即

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于蜀孟景待之甚厚偽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

九國志云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歲餘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

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

以重建為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加偽官至中書令後卒于蜀

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為伍長唐天福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帳下為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潞州李繼傳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憇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陣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嫌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

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與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己故恆蓄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年老耄期終于牖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卽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尙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

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大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遙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卽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于理所時年四十七卒詔贈太傅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為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洛界為劫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為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為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眾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

史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

洛陽摺紳舊聞記從進與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善

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鬪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

海久在麾下從進亦待之素厚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金海陣數百步厲聲

呼郭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免胄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

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爾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共我相殺金海

一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

而進師遂相接大為連城重壘勳摧敗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師喪

氣嬰城自固王師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汗金海欲使朝廷疑

傷者眾是日金海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汗金海欲使朝廷疑

之以金瓶貯酒金海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汗金海欲使朝廷疑

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爾中箭創甚賜爾金瓶合酒與風藥金海目不知書

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于元戎等疑之乃馳駟奏晉祖以花山

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捐館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喻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

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為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

屯軍于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于莊宗莊宗未即應之乃于軍門截耳曰

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

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

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遣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于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尙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盟心以覲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頗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

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重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卽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仕皇朝位至省郎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敵

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授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既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邱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塞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卽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駿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洛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

使時洛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詣嘗爲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爲衛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洛州都校其後改常山爲北京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尙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卽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啓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

拒遂謝云與公戲耳漢筠促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違疾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爲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非多納夔夔則刻削闐闐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莅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年歲以己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長子貞文仕皇朝爲開封少尹卒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于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尙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尙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攷課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卽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于任年六十四彥韜出

于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王傅拯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州節度使傅拯初事楊溥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傅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廷光叛以兵要傅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廷光降高祖授傅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傅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號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號治理清淨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傅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內指揮倚以腹心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尸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卽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行部曲甚衆瓊不敢拒命尋橐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于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于左右明宗卽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爲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旣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陣招討

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

歐陽史云彥珣後以坐賊誅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于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爲末帝守于孟津豈得爲忠乎忠旣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負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儋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于是矣祕瓊旣覆董氏之族旋爲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惟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善立分與參共十四

...

...

...

...

...

...

...

...

...

...

...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晉列傳九萇從簡傳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何建傳 何建九國志作何重建

方太傳及劉晞南走許州 劉晞通鑑攷異作劉禧

張廷蘊傳會潞州李繼儔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
部署廷蘊爲前鋒 案歐陽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
元行欽爲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吳縝纂誤據梁本紀
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攷是書本
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爲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晉江外史卷八十四

有以盛年報國者宜其感通於天以當乎聖朝之聘

蔡元行是年歸國於之並陳其志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元行始知其意蔡元行始知其意元行始知其意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遮塞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卽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鎮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政事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漑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卽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于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鬪二

十里至鄴南榆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旣不能死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至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

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卽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尙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于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

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契丹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清與其下歿焉時年五十三

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

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衆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尋于所

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卽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卽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閬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

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于陣卽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璋熟于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勅敵故有是歟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以善用槊有名于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瑋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托諾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瑋不諾後漢瑋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冤之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于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覩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

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尙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卽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于牙城旣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于京師戮于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

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州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于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卽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于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諱于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

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所爲率步兵欲從亂

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

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

通鑑云萬所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

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于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驍衛上將軍

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驚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兵屯于安陸瓌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于魏博張延賓寇于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害瓌于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遁斯其計也旣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朮會復州兵于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瓌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

沈贇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贇爲一

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迴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氈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贊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翼日城陷贊自剄而卒家屬爲敵所擄

吳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卽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

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溫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閒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効卽聽而任之巒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効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于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激海夷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于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爇殆盡是日敵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巒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卽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卽虎癡之稱也後唐天福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于管内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契丹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不治卒

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洛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縱火福贇尋領心腹之士撲滅之福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祕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贇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鞠之福贇終

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城旣降璘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卽位詔贈太傅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寵恃祿者實繁世運旣屯則効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遇憤激而歿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豔以喪其命因醇酎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惟順密遏滑臺之肇亂救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考證

晉列傳十皇甫遇傳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

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

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據是書

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

所中歿于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

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是書異攷通

鑑云杜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

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

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緯之子也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繇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于人五年詔令泛海使于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歲恆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卽無財有財卽無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案以下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爲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

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保極閩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卽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貶爲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爲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恠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棋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惟囊中貯白金十錠爲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爲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雋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爲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卽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于是二吏五宰卽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

爲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于重威使奏己爲恆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是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卽爲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爲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尙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爲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豫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入中原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

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為河南府衙內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

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

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

從賓敗與二子詔戮于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

兵將討鄴城為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相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

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通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遂止罪繼祚

一房不累其族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

鄭阮洛州人也少為本部牙將唐莊宗略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旗繼遷軍職阮

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黠愛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鳳

翔節度副使會末帝鎮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為趙州刺史而阮性貪

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紀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釀拒命密以束素

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

者遣于青州昇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卽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來朝旋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子遺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爲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卽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爲真定少尹饒本儉人旣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于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構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爲己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而饒之兇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饒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餚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于麾下請

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
焉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鄴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

少敏惠初仕梁為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即位加檢

校尚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為易州刺

史俾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略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

刺史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郡咸有善政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

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高祖即位之二

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

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

軍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

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迴至上蔡終于郵舍時三年四月也

遂清性至孝牧淄州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既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

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

房曷京北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曷于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于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位以曷濡足閏朝不專予奪故特恩原之命爲左驍衛大將軍留西京開運元年春卒于洛陽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爲常山藁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閣門副使累遷宣

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于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為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積累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宮寓于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即位詔贈太保

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為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擢為閣門使出為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移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與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為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為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鑱繼勳尋解之以疾終于家

通鑑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

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鄭受益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

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讜兩爲太原

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尙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爲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訐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臣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僚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旣經廢棄薄于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轍同幕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贓污事發騰于衆口瑩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于家受益數世公台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

案此下有闕文

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

福三年秋命使吳越

十國春秋云禮部尙書程遜爲加恩使

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

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與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

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陳元京北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于蒲中時元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元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啓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勳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于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于晉陽年八十餘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爲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爲德也故自崇弼而下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考證

晉列傳十一孔崇弼傳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是書作崇弼蓋避

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是書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程遜傳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案通鑑考異晉實錄

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八象三統 三統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考證

無重錄於八卷三編 二編本亦三編 今無重錄主為五

許平而重錄以四卷十條錄之

卷之天演三平始是後用五卷二平始不重錄以三卷重錄不

以重錄於十卷重錄後首每錄後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十

天演二平十一日始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十

卷每重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十

身出

無錄以重錄 卷每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十

身出

卷每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

卷每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重錄後每錄後天演三平始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于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間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卽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于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

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
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
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先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
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
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
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清泰中復詔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
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
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
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旣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于上舍延光謂之曰
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爲帝主之
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
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
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祕瓊而聚兵部下復收

部內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卽對延光毀之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清王因會寮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

于延光延光亦惑于術者因而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

南抵黎陽

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以孫銳爲兵馬都監

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

吹而後食將士煩熱覩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飢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卿旣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鎮太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計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去守備

通鑑延光猶遷延未決宣

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

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

諭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攜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關吏所糾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旣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出塞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尸于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延光初爲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勳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塘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祕瓊獲董温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

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温于河中平之長興中領
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
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
解明宗怒不許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予亦不得
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卽位受代入覲會駕
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于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
御史于水中從賓給奏其酒醉其兇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
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
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义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
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
死焉

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成
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

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卽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瞪斲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于幽州因令光遠隸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于家莊宗卽位思其戰功命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尙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歷媯瀛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于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扎拉等數十人送于闕下其後契丹旣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番一日召光遠于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扎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番人重盟誓旣通歡好必不

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
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
屯兵于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絕光遠乃與次將
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
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
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
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
光遠率師討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
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
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旣圍延光尋授魏博行
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
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

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恆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于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擯于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滴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慚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令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方岳之最下車

之後惟以刻剝爲事少帝嗣位冊拜太師封壽王

宋史馬仁鑄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鑄

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鑄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鑄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

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

麾下所借官馬二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

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

構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空虛此時一舉可以平定開運

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

師東討光遠素無兵衆惟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勳與弟

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勸光遠乞降冀免于赤族光遠不

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池皆沈沒人言合有天子分宜且待時

勿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朝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邱濤親校杜延壽楊

瞻白延祚等梟其首乃遣承祚送于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

納款遣卽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

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列傳五中華書局聚

殺之以病卒聞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漢高祖卽位詔贈尙書令追封齊王仍

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

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威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

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存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

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

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

頭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承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歷光濮州刺史光遠兼

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

之奸黨欲殺之每省父父爲匿焉及光遠構覺嬰城以叛承勳赴之敵退爲王

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

鄭州宋史楊承信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及契丹

入汴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己使齶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

州節度使
盧文進字國用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

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遙授壽州刺史初莊宗得山後入軍以愛弟存矩

為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山後召募勁兵

又命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

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

為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眾曰擁盧將軍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

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矩于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

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契丹國志云存矩取文進女為側室因為亂軍所

擁反攻新州不克馬令南唐書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

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命

為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為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北師

數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紵工作中國所為者悉備契丹所以強盛者得文

進之故也契丹國志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

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眾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

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圍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同光之世為患尤深文

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

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烏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契丹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及明宗卽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豺狼聚賦斂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卽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祇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洎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鎮潞州擒奸卹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使及高祖卽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

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

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

馮知北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重馬令南唐書云

烈祖以文進偽命為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金陵志文進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

請奉朝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豎也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驍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

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掎斂

為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

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事否金全

慚謝而退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于

京師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

鎮撫其地未及境而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安金全說遣赴

闕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

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

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

至聞彥和等當為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通鑑彥和且死

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金全

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嗇褊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

賈仁紹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紹至

漢筠鳩而殺之馬令南唐書胡漢榮所為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紹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

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紹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紹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紹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

之廉士也宜納仁紹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紹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為安州節度使

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紹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給

謂金全曰郎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紹

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于淮夷淮人遣偽將李承裕

以代金全金全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為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

人束身夜出曉至汭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馬令南唐書云

烈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

史臣曰延光昔爲唐臣綽有令譽洎逢晉祚顯恣狂謀旣力屈以來降尙覲顏而惜死孟津之歿乃取笑于千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強敵之威金全爲輿臺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島夷皆可醜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考證

晉列傳十二苑延光傳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東平郡王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 歐陽史作謀于副使李式

楊光遠傳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光遠 案是書

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卽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

西京留守 案通鑑考異云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

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

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盧文進傳文進字國用 案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

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

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卽文進歸唐之事也疑

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行軍司馬馮知北 馮知北南唐書作姚知北歐陽史與是書同

李金全傳軍校武彥和 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和通鑑從是書

親吏胡漢筠 胡漢筠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通鑑從是書

遣使賈仁紹 案仁紹通鑑作仁沼考異云薛史作仁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

唐書與通鑑同

扎拉舊作則刺今改 案吳江晉書則刺天壽三年王元徽錄是

大歷八年陳國案錄錄高時以光武大帝于國次出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考證

武成王入李元

卷九十七考證

卷九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三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卽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于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己諸司不敢窺覲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諾置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

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重榮起于軍伍暴得富貴復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

通鑑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

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尙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民之衆乎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

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美稜數十騎由其境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構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略曰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續準生吐渾並渾蕝苾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丹殘害

平取生口率略羊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壯強置辦人馬
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
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衆又準沿河党項及山前
山後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並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號來送
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續又朔
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使劉山尋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
相次具奏聞昨奉宣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
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
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
伐以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勳勞早居富貴沒
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盡願倒戈如臣者
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敷陳冀裨萬一其表數千言大
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陵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

爲書遺諸朝貴及蕃鎮諸侯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略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結託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而奸謀乃決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于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恐退于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草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

宋史解暉傳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

衆暉頻中流矢而督戰自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陣

若顏色不撓以功遷列校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于牙城重威使人

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

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廡中產朱紫白馬黑鴉

生五色雞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

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

貝州若由宗嶺是鞍及于繫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

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天福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

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

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為空名宣敕十通授鄭王有急則

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

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

自焚

張彥澤其先出于突厥後為太原人也祖父世為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

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驚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卽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于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敕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搆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行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于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旣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鐸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旣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

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少帝卽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旣至折節于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恆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于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旣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于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于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開運三年冬契丹旣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于契丹請爲前導因促騎說重威引軍沿滹水西援常山旣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于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于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

東都事略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

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

時桑維翰爲開府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

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

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于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
 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為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
 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
 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貧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
 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
 承其意即出外斷其腰領焉彥澤與閣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
 父季弟暴尸于門外及契丹帳泊于北郊勳往訴其冤時契丹主已怒彥澤剽
 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誅
 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彥澤之罪戎王知其衆
 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
 人爭其肉而食之五代史補李濤常憤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
 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
 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契丹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
 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
 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容可保乎然無可奈何
 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于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

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寬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怒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怒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爲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爲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卽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尙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袞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爲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于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袞已下首領數十人獻于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工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于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

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

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

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

達之軍于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爲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董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齋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旣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于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柏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兵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遲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爲帝仍許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于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柏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尙千

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于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闔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之西郊遂鑱德鈞父子入蕃及

見國母舒嚕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

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通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在太原德鈞曰奉

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

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又問田宅何在曰臣在幽州國母

所為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夏德鈞卒于契丹契丹國志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

延壽而用之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邠常山人也常任蓀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為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為子延壽姿貌奸柔稍涉書

史尤好賓客亦能爲詩

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略卽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爲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

深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傳之

及長尙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爲汴州司馬明宗卽位授汝州刺

史歷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爲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

義于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

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

契丹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

軍蠶食河朔諸軍旣降于中渡契丹主命延壽就寨安撫之仍賜龍鳳褚袍使

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

貞已下皆迎謁于馬前及契丹入汴時降軍數萬皆野次于陳橋契丹主慮有

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契丹主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

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乎契丹主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

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耶卿

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

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隄防豈非爲他人取也契丹主曰我弗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契丹主曰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臣請遷其軍並其家口于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于河外沿邊防戍上策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久之知契丹主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契丹主求立爲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覽狀索筆圍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

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于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康王烏裕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于契丹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盧延邠鄜等四鎮焉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覩民間爭競必爲親詣公府辨其曲直其負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迴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

圜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決礪謂圜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寮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于滏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清泰中復授尙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高祖起于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團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以舊職縻之累官至吏部尙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蕭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

任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爲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

翰遂鎖礪而去

遼史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

鎮州節度使滿達勒尋解

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燼其骨歸葬于滏陽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輩因答唐英一百其爲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獎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驍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郡人所給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爲安巴堅妻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

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按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旣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永康王烏裕所鎖尋卒于本土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于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援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

契丹國志劉珂晞之子也

尙世宗妹燕國公主

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

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勳本河內人

形貌魁偉美鬚髯幼陷北庭歷仕至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晉列傳十三安重榮傳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穎陰

招重榮

趙延壽傳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

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

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異

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案遼史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

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爲樞密使考契丹國志云

會同改元參用蕃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與是書同

燕王如故 案遼史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

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爲魏王也是書始終

稱爲燕王與遼史異

蕭翰傳尋卒于本土 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是書異

美稜舊作梅里今改 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 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烏裕

舊作兀欲今改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阿巴舊作阿鉢今改 安巴堅

舊作阿保機今改 伊喇舊作拽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其書中多有誤字及不通之處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

其書中多有誤字及不通之處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

其書中多有誤字及不通之處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

其書中多有誤字及不通之處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

其書中多有誤字及不通之處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

其書中多有誤字及不通之處 茲將其中之誤字及不通之處 一一指出 以便考證